



上海市(局部) 绘画装置 杨劲松

子和他们的环境。三个层面可以分别加以描述，也可以分别加以理解。第三，三个部分可以在层际关系上彼此结合起来，构成图像作品的总体格局。

以上三个问题的关键节点是：要素是总体格局的基本成分。诸多成分在此被划分为三个组别。每个小组别内部的要素在画面平面方向组织成为三个层际系统。三个层际系统内部的组织关系先于其彼此之间的层际结合。总体格局在画面外部有可以想象的母子形象与其对应，这种想象性对应作为比较关系处于上述程序的末端。还有，画面内部三个层次与外部可想象的母子形象之间的比较关系可以颠倒顺序，就是说，比较的时序性不重要。

其次，关于爱丁顿远赴非洲的日食观测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比较。

这是一个复杂系统，系统是由一系列数学符号和自然事件要素构成。事件中的要素如太阳、月亮、观测星光，数学符号系统有各种要素，可以与太阳、月亮观测星光等对应。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数学符号与事件要素的对应关系是一一对应的，这决定了数学符号的唯一性。第二，数学符号之间的计算关系是系统完成的，计算中间环节没有也不需要每个事件进程环节与计算环节密切对应。第三，计算结果与事件中的某个核心环节有关。

三个步骤的关键节点是：要素是总体系统的基本成分。成分被划分为数学符号和自然事件两个组别。每个组别内部的要素在组别之间几乎都有对应关系。不同组别的内部组织关系后于要素比较关系，特别是数学符号的系统运算和运算结果后于要素比较关系。数学符号运算中间环节与外部事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只在数学符号的运算结果与日食事件中的星光偏转环节存在比较关系，但是数学计算未必处于整个程序的末端。还有，数学符号内部某些运算环节与外部的日食事件中的核心环节之间比较的时序性是必然的。

由此可知，文化逻辑的程序是层际的，诸层际之间关系我们称之为弥

合范式，弥合范式基于各层内部组织关系的“先于”，也就是说，对于层际关系而言层内组织关系优先。这种层内优先正是通常看来艺术不同于科学而具有所谓“整体性”的更为深刻的逻辑根据。而符号逻辑则具有关于整体中不同部分之间比较关系的要素优先。

应该看到，这种艺术本体的文化逻辑在不同层面上承载不同的造型意义，并分别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和不同环境中采用不同的处理和表现手法，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力量，这是不同层面的意义价值对比关系所致，具有蕴涵丰富的文化相关性，这就极大地传达出层际关系中的文化意义的形成方式与核心价值机制，从而成就现代艺术集约化教育和文化理性本体发育的动力意义。

## 巴黎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

A Monastery in Paris

刘平 Liu Ping

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们对巴黎地区青睐有加，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三座大型修道院：圣热纳维耶芙修道院（Sainte-Geneviève）、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Saint Germain des Prés）和圣德尼修道院（Saint Denis）。其中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由希尔德贝尔一世（Childebert Ier）创建，最初曾作为墨洛温王朝皇家陵墓的所在地，建于塞纳河左岸一块小坡地上，其原址可能曾建有罗马神庙。

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繁荣起来，根据当时修道院长伊尔米农（Irminon）所遗留的文书判断，9世纪初该修道院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在巴黎地区拥有大量封地。然而其财富的基础在于加洛林王朝皇室的庇护与支持。诺曼人的入侵很快打破了这一局面，给修道院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修道院教堂也遭到洗劫与焚毁，在886年巴黎被占领期间甚至成为马厩。892—897年间，世俗人员把持着修道院院长的职务，他们也侵占了相当部分的修道院财产。后来的统治者为加强巴黎地区的控制委派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担任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院长，最终在987年，法国国王于格·卡佩（Hugues Capet）占据了院长职位。卡佩王室理所当然地将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视为其私产。而王室的衰微使得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难以恢复往日的繁荣，经济上的困窘直到虔诚的罗贝尔（Robert le Pieux）、亨利一世（Henri Ier）和菲利普一世（Philippe Ier）时期才得到缓和。

10世纪末至11世纪期间，卡佩王朝在法国广兴建筑工程，以弥补因诺曼人入侵而造成的损失，这些工程包括重建众多教堂和修道院以重整宗教秩序，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也位列其中。遗留至今的罗马式建筑部分几乎全部出自于这一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恢复，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再次成为文化、艺术与学术中心。1024年，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自愿接受克吕尼派的修道制度，但仍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意加入克吕尼母会，而是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虔诚的罗贝尔任命纪尧姆·德沃尔皮亚诺（Guillaume de Volpiano，1025—1030年任职）为院长。这一举动不仅具有宗教与政治意味，而且对修道院的艺术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并不清楚，纪尧姆·德沃尔皮亚诺在修道院的经济生活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但是某些建筑元素表明，他很有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意大利艺术的影响。

圣热尔曼·德·普雷教堂中堂的柱头雕刻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它们可能在罗马式雕刻的起源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这一组柱头虽然在19世纪时经过修复处理，但是目前在教堂内部仍然保留有22个原始柱头，大部分集中在中堂侧堂部分；另外还有12个原始柱头收藏在克吕尼中世纪博物馆，这一部分柱头的原初位于中堂连拱之下。这些柱头见证着罗马式雕刻的起源，其中包括最早一组人像柱头雕刻作品。其粗略的风格不仅表现出外来的影响，而且还借鉴了手稿装饰画、灰泥装饰和金属制品装饰中的形式。

同时，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的抄经室发展出的手稿绘画延续了加洛林王朝的艺术传统，融合了奥托王朝的艺术风格，在出自圣·德尼修道院的重要作品中能找到其线索。这一风格在画家安日拉尔（Ingelard，约1030—1060）的时期发展到顶峰。使安日拉尔脱颖而出的是其素描的确定性与色彩的柔软优美。他的影响范围不仅包括本修道院的抄经室，而且遍布法兰西岛大区。而且，安日拉尔的风格对该修道院教堂的柱头雕刻有所建树，在形式与题材内容上，促进了该修道院柱头雕刻的创新。

长期以来，法兰西岛大区被认为是哥特式艺术的发源地，但是关于此地罗马式艺术的生产与发展，我们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圣热尔曼·德·普

雷修道院的教堂不仅是巴黎地区最古老的教堂之一，而且是法兰西岛大区（Île-de-France）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发源地之一，在艺术史上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19世纪的学者沃雷（E. Woillez）和勒费尔·彭塔利斯（E. Lefèvre Pontalis）曾对巴黎北部地区的建筑有所关注，稍晚又有雷尼耶（L. Régnier）、德苏里耶（F. Deshoulières）、格罗代基（L. Grodecki）和于贝尔（J. Hubert）做过相关的研究，虽然当时缺少考古证据，进展也并不显著，但以上这些学者从未忽略过圣热尔曼·德·普雷教堂。

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曾是11世纪宗教文化中心，其艺术创作不仅限于建筑和建筑雕刻领域，而且也包括手稿装饰画等多种艺术形式，都在这里重新兴盛和发展开来。在建筑方面，圣热尔曼·德·普雷教堂仍然保留着相当丰富的罗曼式建筑元素与雕刻元素，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深入研究的可能，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兰西岛地区乃至法国北方罗曼式建筑的产生和发展状况。而这所修道院中不同种类的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对于我们了解中世纪宗教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圣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的建筑、雕刻与绘画三种艺术形式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将三者（特别是雕刻与绘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确切的联系，同时将这种联系进一步延伸到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关系，即该时期的建筑者、雕刻者与手稿装饰画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创作过程，从而判定他们在作品样式与形式创新层面所起到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该修道院作为一个艺术创作中心的现实情况与运作方式，进而增进我们关于罗马式艺术发展历程的了解，增加关于艺术形式发展与创新的认识。



热尔曼·德·普雷修道院后堂柱头